

# 如果我不是

■高玲

如果我不是你们的孩子,我会是什么样子  
会不会,以草木与山河的形态存在于世  
或者像鸟和鱼,风和雨,一生动荡不安  
当然会有另一个人,坐在我的椅子上写诗  
万物有序,阳光每天温暖地铺满大地  
前世早已消磨,来生还没来得及被提起

如果我不是你们的孩子,我会是什么样子  
沧水河的柔波里,会不会有我的影子  
禾苗和陶罐会以怎样的方式与我相遇  
谁会在春天的门前种下第一株蔷薇  
谁亲眼看见时光一段段失散,弃你们而去  
谁能令所有来路一一后退,回归神性与慈悲

如果我不是你们的孩子,我会是什么样子  
我知道,平分秋色的,依旧是绚烂和荒芜  
切割时间的,依旧是日落和日出  
你们犁田,播种,劳作,向漫长的人生追问收获  
我在不为人知的地方,向上天求一个结果  
如果此生我们不能相认,我宁愿自己从未来过

# 父亲

■熊芳

这是以前经常出现的场景。那时,我和妹妹都还在上学,父亲的一头青丝间,也只是偶尔冒出一两根白发。都说一山不容二虎,可偏偏,我家就有两只“老虎”,而且“母老虎”更强势,父亲就一直做着“配角”。而我知道,他一直是我生活中的主角。

小时候,我体弱多病,经常半夜肚子痛,有时还突发高烧,父母不知为此操了多少心。记得上幼儿园时,一个夏夜的晚上突然发起高烧,父母急得不知如何是好。母亲要照顾妹妹,我头脑昏沉,父亲只好夜里背着我去医院。

我恍惚间醒来,是因为父亲在医院门口喊了好久,我是被喊醒的。迷迷糊糊打完针,父亲又背着我回去。一路睡着,应该是凌晨两点多了,走到半路,又在朦胧中醒来,或许是因为夜风吹得有点凉。那如白昼的月光,把小路旁的树木照得发亮。这是我记忆里最亮的月色,除了父亲的呼吸,还有断断续续的蛙鸣。我趴在父亲的背上,感觉到他脖子间的热气,平时特别怕黑的我,当时心里却很安稳。

我能感受到生命的寂静,寂静中的存在。

那时候我是个小胖墩,又无力抱着父亲,他的身体必须要比平时更往前倾,才

能保证我稳稳趴在他的背上。他走出一身汗。我晕晕沉沉的,没力气说话,不知不觉又睡着了。

上小学的时候,每次放学,父亲都会用那辆旧单车接我。一条两公里的小石子路,坐在车子后面颠颠簸簸的,两只小脚翘着,跟着父亲左崴右崴,裙角里裹的风还在呼呼作响,一会儿就到了家。有时我和妹妹前后坐着,遇到一个上坡,父亲还会屁股离开坐包,半立着用劲踩。上坡后,我会生出满满的敬佩,觉得他真是个大力士。

上高中后,家里买了一辆摩托车。我每次从县城回来,父亲都会骑着那辆摩托车在路口接我,有时一下客运汽车,就看到已经等候的父亲,那种亲切和感动油然而生。每每如此,都成了习惯。不管是后来上了大学,还是现在工作闲暇回家,只要不是两手空空的,都会让他出来接。哪怕公路离家只有两三百米的距离,我还是会“矫情”地喊他出来。

在我的记忆里,父亲从来没胖过,一直纤纤瘦瘦的,衣服总穿大一码。我有时会给父亲买几件修身一点的衣服,却会被他和妈妈“嫌弃”,因为平时要做一些家里家外的活,大一码的衣服穿着

父亲是个美男子,有点自恋  
每当黑发里冒出几根白发  
总会让我和妹妹帮他拔掉  
要把岁月的痕迹抹去  
父亲看着那几根白发  
如看亲人一样  
但白发越长越多,成了主角  
父亲就成了生活的配角

好伸展手脚,所以他自己也习惯了那种空空荡荡的感觉。

父亲是个老实人,以前学过木匠,做起事来一丝不苟、工工整整。只要是我和妹妹交待的事情,他都会做得令我们满意。如果不是那些不经意间的小细节,我真的不愿意承认他正在衰老,就如诗里提到的,“当他的白发越来越多,他也成了生活的配角”。

有几次,父亲正在看电视,我轻声唤他,他都没有反应,我以为他是看得太入迷了。后来发现这样的次数越来越多,才知道并不是他看得投入,而是他的听力没有以前好了。很多次,看到他行动开始迟缓,忍不住隐隐地心痛。

这些年,没看到过父亲流泪。只是去年妹妹出嫁的时候,那天清早,他从房间里出来,我看到他红肿的眼睛,就知道他一夜没睡好,还偷偷哭过。当他的眼睛碰及我的目光时,闪烁着躲避。我没有问,也没有说什么,那一刻,我终于理解了他要把我留在身边的苦心。

华兹华斯的诗句里说:父亲!对上帝,我们无法找到一个比这更神圣的称呼了。我们会在一夜之间长大,那是因为他们会在一夜之间衰老。

我愿陪伴父亲慢慢老去。

